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三十八
至四十八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三十八

九月甲午阿桂奏言第五次陝兵二千內一千二百餘名已赴西路其至南路達烏者僅七千餘名

第六次陝兵一千昨據溫福抄送摺稿令赴南路但西路亦在需兵是以飭令帶兵將倫仍赴西路至南路官兵除派往緝斯甲布及草什咱共八千名外兵力本單且察看去冬所募新兵多有強弱

不齊半載以來其中疲乏患病者不少臣已挑汰七百餘名駁回原營草伍今蒙

皇上令將湖廣後起之二千名即往南路加以滇楚各兵到日自可迅圖深入惟是前次派兵由魯揭山梁襲勦及此次由甲爾木進攻所有接仗守碉俱係金川賊衆近又據脫出之屯兵供稱索諾木等將勒烏圍以上賊番派出堵禦西路其噶拉依以下賊番派出堵禦南路是賊酋黨惡鴟張今日之

辦小金川寔已與辦金川無異若不分勦金川以
掣其勢則恃險助守難免稽延時日就目下情形
而論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寔不可少且綽斯甲布
土司必俟官兵前進方肯多派土兵助勦而南路
各土司又必俟綽斯甲布派兵助勦方能寔力奮
攻所以此路進兵更難稍緩近因宋元俊染患時
疫是以稍遲數日現已飭令辦糧各員上緊轉輸
以供軍食一俟宋元俊病體稍愈立即起程撥兵

進發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阿桂奏官兵自甲爾木山梁退回
俟有續調兵到即行前進佔據之語續據雲南湖廣
督撫奏聞官兵入川日期阿桂處應有帶兵大員稟
報何以今日摺內並未奏及又阿桂另摺奏稱綽斯
甲布一路進兵更難稍緩但宋元俊患染時疫未能
迅速進兵阿桂宜將應派之兵派員先行帶往并諭
宋元俊在後繼進方屬妥協設或宋元俊病難速痊

則又尚須另籌接代之人不可因循姑待坐失事機
且據金川脫出屯兵供詞索諾木將所有賊衆盡派
助小金川支禦西南兩路則境內自必空虛此時若
由綽斯甲布乘間直入或將索諾木勦擒全局竟可
不勞而定自是極好機會惜乎進兵稍遲不能先發
制人耳至綽斯甲布之兵由草布什咱挑撥前往草
布什咱甫經收服其地為章谷後路所有派駐之兵
不宜過于抽撥今現調之昭通及湖廣兵六千名早

已入川境阿桂酌調數千選員帶赴綽斯甲布較之
獨專調草布什咱之兵更為得力阿桂當就現在之
情形通盤籌酌務出萬全

同日文綬阿桂奏言查此次進剿小金川上年西
路官兵每兵百名均酌給長夫四十名以供應用
至_臣阿桂前此接管木坪一路官兵既未給與馱
載亦未募帶餘丁地方官隨時撥夫雇用與西路
官兵現同一處進剿自不宜稍有偏枯但若照西

路每兵百名給夫四十名所費過多即每兵百名酌減至三十名似與餘丁數相符而可支分例餘丁尚多惟減至二十名則計算夫價比三十名餘丁之鹽菜雖畧有得多而口糧已省十名以所省口糧運脚通行核算比之三十名餘丁所支已屬有盈無絀此木坪一路仿照餘丁所費數日酌辦長夫之原委也惟是西路軍營辦夫較易而有夫則在營之兵盡屬打仗之兵至南路辦夫較難又

現值秋收之際雇募殆費周章臣文綬察看雅州以南民戶稀少辦夫更多竭蹶但若令各兵自供炊爨樵汲勢不能人人得力查新調滇楚官兵雖經阿爾泰飛咨各省多帶餘丁近據各撫臣咨覆兵丁業已起程不及雇募至川省兵丁雖在本省出師然距本營遠者各有二千里即與別省調來無異應請將滇楚川三省兵丁每百名仍照舊給餘丁三十名之例即將餘丁鹽菜口糧按數折

價分給各兵令其雇合隨營買賣之人以資樵汲
但餘丁係實支口糧此則全行折價兩者相較並
無浮費而兵丁均沾實惠奏入

上從之

乙未溫福豐昇額奏言據董天弼稟稱曾頭溝一
路已有甘省兵一千餘名並漢土兵練三千六百
餘名該鎮帶領合力進勒又派甘兵一千七百名
三雜谷土兵七百名由梭磨之堪卓溝前進分勒

統侯軍糧稍裕迅即進發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董天弼即帶兵前往曾頭溝一路正當乘此機會迅速進取即或口糧稍未充裕所過各地遇有糧食亦可用價售買番人貪得價值自必踴躍樂從且克取碉卡更可因糧于賊並割取未獲禾稼以裕軍食尤為便益著傳諭董天弼務須鼓勵官兵前進毋得刻遲仍令鄂寶速行催趨糧運以資接濟

濟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金川賊酋悉力抵禦西南兩路料其境內空虛曾令阿桂派兵由綽斯甲布一路為搗虛之計今據溫福奏訊鄂克什脫出番人供詞索諾木惟恐綽斯甲布土司引導官兵進勒并懼該土司自行發兵攻行等語則綽斯甲布一帶實為有隙可乘着傳諭阿桂速撥兵四五千選派勇幹將領帶往併駕馭綽斯甲布土司作為鄉導出其不意乘間進攻實為事半功倍阿桂務須努力為之

丙申劉秉恬文綬奏言臣等查各站人夫並非土著約束殊難請泝州縣正印官兼總其事再炒麩便于累帶請于運米之外令各州縣先採買炒麩數萬斤加緊趕運以佐軍糈至南路清溪林口頭道水等處山險路長請酌添三站其西路尤溪映秀灣興文坪等站距省不遠騾馬馱載可行即將三站裁撤斟酌增減兩路均有裨益劉秉恬文綬又奏言軍營文武員弁跟役口糧及土兵未出境

者均請照前次平定金川舊例半米半折其願全支折色者亦聽支領均奏入

上從之

同日劉秉恬文綬又奏言站夫向有定額每州縣應派若干令選妥役押赴各站三月更換一次以均勞逸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南路自雅州至打箭爐西路由灌縣至桃關各站均係內地所需夫役自當於經由之地

雇倩覓用或間遇偏僻小邑亦宜附近幫雇協濟則小民執役不致過勞購募亦易即番夷地界隨處可雇烏拉並不藉資遠今據劉秉恬文綬等奏糧運章程竟是軍需局按照闔省州縣均勻通派依程定限選役管押赴站所辦殊未允協請定以三月更換一次是遠道之人前撥甫經到站後撥又將起程僕僕道途殆無虛日尤為非計且因偶一用兵而令通省百姓疲於奔走亦非所以體朕惠愛閭閻之意於

事斷不可行着傳諭文綬等另行妥籌良法定議奏
聞

壬寅溫福豐昇額奏言

臣

豐昇額催鑄大砲即日

運往美美卡施放兩晝夜賊番碉門已經擊破大
半而碉根甚厚且係依峯築造未能盡塌若俟全
摧之後再為攻取既未免稽延時日今碉石被砲
擊墜者堆積甚高轉足以阻賊番鎗砲匍匐而登
似不難于搶佔臣等於八月二十日分兵兩路派

額森特彰霽帶領前進乘賊不備各自奮勇上衝
比至礮根賊番由上放鎗擲石而兩旁溝穴內又
悉放鎗迎拒官兵各用鎗箭殺賊數名而礮內鎗
石如雨將兵抽替收回二十五日臣豐昇額同舒
昌馬彪率同彰霽烏什哈達復督官兵上攻將近
山峯忽遇埋伏賊番二十餘人官兵奮勇接戰賊
衆敗走追至礮門賊番鎗石交下兵練內陣亡六
名受傷者五十餘名內有土弁遊擊銜班第嘉勒守

倫銜納木嘉勒亦各受傷奏入

上諭內閣曰溫福等奏八月二十等日官軍進攻美美卡兵丁土練等陣亡者六名受傷五十餘名着溫福查明送部議恤其受傷之土弁遊擊銜班第嘉勒守倫銜納木嘉勒亦着交部議敘

同日溫福豐昇額奏言南北兩山賊卡于八月二十六日賊衆自行燒毀逃竄臣溫福即從阿喀木雅帶兵前進搜查喇卜楚克固卜濟一帶直壓至

木蘭壩臣豐昇額亦從美美卡帶兵壓至日喀爾
橋嗣據哈圖興海蘭察李煦等稟稱賊酋屢次在
瑪爾迪克卡外喊求願盡退鄂克什地方甘心認
罪該提督等以兵不厭詐不如將計就計令其將
南北兩山美美卡木蘭壩鄂克什瑪爾迪克等處
全行退出可以大省兵力隨諭以僧格桑果否悔
罪空說無憑復據叫稱定於二十六日各卡全行
撤退隨令官兵先為準備至二十六日僧格桑果

將各處卡柵自行毀撤該提督等處即帶兵歷下
現抵鄂克什舊寨臣等思美美卡等處險惡異常
用計佔得自屬權宜辦理今賊衆在鄂克什以西
路頂宗一帶山梁聚守為苟延殘喘之計臣等現
派大員嚴防後路仍督率官兵上緊進剿

同日董天弼奏言竊臣前抵納雲達察看進兵道
路其自納雲達而西道途窄狹樹木叢深小金川
已于附近各險要修卡據守該處并有小路可通

金川官兵從此進取不無紆延時日臣看納雲達
左山梁路通大板昭擬從山梁而下先取大板昭
大板昭乃賊番徃來出沒之地此處為我兵所據
截斷賊番歸路現在兵糧可資裹帶臣即挑派兵
練定于九月初一日親率密進奮力急攻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正當攻圍之際忽見賊寨焚
燒即應乘機急擊痛殲醜類方足振威解恨乃竟聽
賊自去自來而於已逃出卡之賊尚不能剝殺則駐

兵在彼何為至賊在瑪爾迪克山梁甫經哈國興等
許降何以能同時將各卡盡行毀撤均不可解溫福
此時惟當督兵併力進攻不可因此稍懈如賊酋以
退地求饒之說向溫福等支飾即當責以罪惡重大
天兵申討不滅不休雖原即地退出不能稍為寬宥
若逆酋或向哈國興等別有求饒之說原可量其情
形計誘智取又不妨隨機應變務出萬全至戎兵現
已深入其瑪爾迪克喇卜楚克等處皆係我兵後路

賊兵在在可通不可不防其抄襲溫福等當一體留心防護切不可稍存大意至董天弼奏執于九月初一日從納雲達一路先攻取大板昭等處是董天弼現在奮進之勢溫福派翼長富湖侍衛明仁彰嘉布泰碩額爾登布等往同協助自更為得力

癸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賊衆據險負隅悉力抗拒官兵攻圍雖久並未能得其要害何以無端自弃其險遽甘退

撤若賊番勢漸窘迫見夫兵聲勢日盛自揣不能抵禦因而內潰奔逃又何必向哈國興等屢次告求方將碉卡焚棄抑或僧格桑頑梗執迷從前惟以總督斷給之地藉為口實不肯輸心服罪今見情勢日蹙計無復之妄揣中國問罪之師意在勒取鄂克什侵地今將所佔全行退還冀得飾詞免罪我兵退後仍可佔取亦未可定所以仍然退而守險搃之逆酋狡詐百出恐其偽為退避冀引官軍深入潛抄後路不

可不深為籌慮昨已令溫福留心防範其底木達布
郎郭宗等處歧徑甚多皆可繞越我兵之後設賊番
逸出抄襲糧道少有阻碍所關非細溫福等當嚴飭
守隘將領等加意巡防不可稍存懈怠

乙巳阿桂奏言駐據札綽斯甲布之副將李天祐
稟稱該土司已選土兵四千并指引進兵道路一
由日旁山攻勒烏圍上首一由俄坡攻勒烏圍中
間一由牧畜溝攻噶拉依搃須多派漢兵方為有益

就現在兵力而論不能再為分撥自應酌定要路
先為奮力進攻第現在鎮將大員並無熟諳番情
可以獨當一面之人李天祐自駐札綽斯甲布以
來于該處情形漸已熟識其候補遊擊馬應詔係
馬良桂之子在番地亦有聲名臣一面派令將領
帶兵前赴綽斯甲布一面派馬應詔往同李天祐
悉心駕馭該土司令即發兵攻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綽斯甲布土司盼望官兵速往自屬

實情其分路多兵之說亦必應如此辦理現在照通湖廣頭起官兵陸續可抵成都着傳諭阿桂即速酌調派員帶領前進李天祐原以副將候補之員今現出有陝西洮岷協副將員缺即李天祐補授馬應詔係候補遊擊着加恩以叅將用伊等自當愈加感奮但二人究屬偏裨于統領大兵不足以壯聲威舒常原係領隊大臣曾經帶兵閱歷現在西路之兵其人尚多即令舒常迅速起程邁赴綽斯甲布領兵進勦

且並諭桂令音濟圖烏爾圖納遜二人陸續帶兵往
綽斯甲布隨同舒常前進

丁未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察看路頂宗山梁形
勢于兩山中突起一峯層層峻削三面距河石礪
排列險隘異常查北山美美卡下至日喀爾橋緣
山有小路可登地名兜烏近可抵康薩爾遠可抵
明郭宗臣現派馬彪額森特帶兵五千名由此路
進勦其貢噶地方仍令李煦留駐以防策卜丹後

路并令牛天畀由木蘭壩南山梁孛卡逕接貢噶
保護糧路總兵張大經帶一千名駐扎阿喀木雅
舊營副將成德帶兵五百名駐扎色布色爾地方
自資哩以東駐防官兵各仍其舊至董天弼駕馭
三雜谷土司覓間進兵并于所過之核磨卓克采
等處官寨俱酌留兵彈壓以免踈虞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辦分路進勦及防後事宜所
辦俱妥惟是路頂宗地險礪多官兵斷不可輕率攻

撲只宜用大礮轟推以綴賊勢而分路由兜烏及策
卜丹兩處覓間進攻策卜丹有哈國興海蘭察前往
己能勝任其兜烏一路尤為險要馬彪額森特二人
恐不能籌辦裕如且僅有兵五千亦覺不敷豐昇額
於北山路徑既熟心亦切實勇往著於路頂宗所有
官兵內酌撥二三千名令豐昇額帶領迅即馳往兜
烏進勦三雜谷及丹壩土司隨同攻勦頗為竭誠奮
勉或有本係該土司舊地為金川所佔今經伊等奪

回或阿近該土司偏僻小地無關金川全局者可酌量賞給以示鼓勵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鄂寶奏督催曾頭溝一路軍糧其已過維州者五千七百餘石現抵納雲達者九百餘石足供十八九日之需所辦甚好但董天弼現已裹糧進剿軍糧愈為緊要傳諭鄂寶加緊催趲其內地續運軍糧並著文綬上緊督催至站在途負運夜無房

屋棲止以致乘間逃亡本屬經理不善文綬即添調站夫補足額數并委員沿路督催並搭蓋窩棚俾夫役得資棲止以示軫恤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額魯特內年力強壯曾經出兵者今着揀選三十名派御前侍衛德爾森保普爾普帶領十五名往南路軍營乾清門侍衛三保玉魯斯帶領十五名往南路軍營其應得之項照例支給官員等

各賞銀一百兩兵丁各賞銀五十兩迅即起程交溫
福阿桂酌量委用

壬子阿桂奏言松潘鎮總兵宋元俊于九月初九
日在卡了軍營病故奏入

上諭內閣曰松潘鎮總兵員缺着溫福補授其維州協
副將員缺着李天佑補授所有陝西洮岷協副將一
缺着溫福阿桂於現在軍營之陝甘兩省出力叅將
內揀選一員奏請補授

同日

上諭內閣曰川省現在辦理軍務一切饋送轉輸皆由內地雇用民夫執役所有西路站夫運糧章程尚屬妥協其南路日給銀米雖已寬裕第此路食物較昂伊等負戴遠行僅堪果腹不免衣履無資情殊可憫着加恩照從前進剿金川之例給與回空口糧打箭爐以內每日折銀五分打箭爐以外每日折銀八分俾伊等口食更得寬餘輓運自倍加出力文綬其嚴

飭所屬核實經理務令均霑實惠

臣等謹案川省賦役本輕產米更爲饒裕蒸黎
食德飲和已逾百有餘載即偶逢徵發輓運軍
饟子來之義分所當然况日給銀米寬餘足資
口食乃蒙

皇上軫念情殷既不令闔省州縣悉行通派又令委員
沿路搭蓋窩棚用資棲止茲復給予回空口
糧

稠疊恩施有加無已是以各站人夫雲集而貧民之無
藉者轉得藉以謀生內地不知調遣之勞小民共
有赴功之樂皆由

聖恩汪濊鼓舞於不自知耳

癸丑溫福豐昇額奏言查路頂宗寨與鄂克什舊
寨相距實為切近臣等現安大小砲位儘力轟摧
其兇鳥一路向有日喀爾橋以通來往前此賊當
逃竄時官兵趕追將橋折毀即於山坡築卡守防

今馬彪等連日官兵砍伐木值趕道橋座官兵陸續過溝賊番即行昇卡遁逃馬彪等于賊卡之兵更掣卡座以次進攻至瑪爾迪克官兵亦向上接掣石卡與哈國興等進勦策卜丹之兵聲勢更為聯絡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路頂宗地險碣堅但宜用礮轟擊即費火藥稍多亦不足惜其兜烏一路雖馬彪等搭橋築卡究不若豐昇額親身督辦務令兼程遠退方為

有益

同日董天弼奏言臣領兵由納雲達前境入賊境
五十餘里初五日正見賊番于山梁修築石卡官
兵奮勇攻撲痛加殲戮隨時登格山梁佔據查看
郭鳴爾山梁尚有賊卡七座是日官兵復從西邊
直上佔住山梁殺賊甚多撤回登格駐守一面飛
催堪卓溝一路官兵會合夾擊以期迅捷奏入
上嘉之

丁巳董天弼奏言臣連日督攻郭鳴爾山梁尚未克取查登格山梁之右有路可進抄過賊卡即與堪卓滿一路官兵會合現據此路領兵將弁稟報已于初八日將小金川之哨駐山梁佔據此路即可抄越則郭鳴爾山梁賊番已失其險臣于十六日帶兵星夜前進會兵攻勦既得厚集兵刃且將來糧運即可由梭磨堪卓滿輓運供支亦較為有便奏入報

聞

己未溫福豐昇額奏言查路頂宗山高溝濶急難
越過攻取尚需時日臣查路頂宗之山勢有三支
迤邐而下一與路頂宗山正對一係斜對路頂宗
之北一係遙對喀木色爾寨等擬將此山三支盡
行佔據或就近轟擊路頂宗碉卡或先將喀木色
爾寨用礮轟破再行設法過溝搶佔路頂宗山賊
自不能抵禦隨督官兵鼓勇前進搶佔三處賊衆

為鎬礮傷斃者甚衆即于該處趕立木卡十二座
以便逐步逼進奏入報

聞

庚申阿桂奏言小金川賊番屢在卡外喊求投稟
臣即令其進營叩見據頭人薩斯嘉與通事拉旺
并賊番十三人一同到營投遞澤旺稟詞臣悉心
仍以鄂克什咒伊父子稟報為詞實為狂悖可恨
臣查西南兩路併剿小金川自應早行殄滅寔因

金川代為據守以肆其負嵎近日又因莊稼新收尚得稍延殘喘但訊據該番等所佔現收稞麥僅支兩三月口糧及番卡衆七八千人死亡過半老弱婦女逃至金川無從討吃又多餓死等語自屬寔在情形僧格桑此際見大兵雲集指日滅亡雖將鄂克什退還而西路官兵尚無歇手之意因復遣人來赴南路藉以窺探軍情如其稍事優容賊酋必復欺誑番人以為現與大兵議降尅日即當

完事嗾使暫為死守而已旺布拉克底各土司見賊番持檄往來或疑

天朝仍有納降之局必至轉多觀望自宜拘其番衆絕其回諭以固羣心而禡賊魄查此內薩斯嘉尚肯領吐寔情其拉旺從前曾至成都甚為狡獪均已委員迅速解京餘番陸續解省監禁

同日阿桂又奏言達烏前敵一帶峻險異常但官兵一路墨壟溝進發佔據山梁則前敵亦當合力

攻取以分賊勢。臣令巴旺布拉克底土弁密為踞探，據稱前敵東山梁賊番石卡木柵靠山臨河，占盡地勢，惟西山脚壁立水中，賊度官兵必不能往。若得皮船百十隻，于黑夜中沂流而上，潛至西山之麓，乘其不備，可以潛登。臣已派將倫等趕造皮船，現得五六十隻，計造竣之後，滇兵正可全到。踞探亦得確實，至期籌辦一面，從甲爾木山梁冲壓一面，乘夜渡河，攻擊諒可得手。其綽斯甲布一路

現在調赴之兵及李天佑原駐之兵已有三千又
有土兵數千聲勢不為不壯尚須大員彈壓查襄
陽鎮總兵馬彪前在西路出兵頗有經歷人亦老
成應令其統領此路官兵仍令李天佑馬應詔帮
同商辦番情自于軍務有益其原調各起楚兵頭
起尚未出打箭爐臣已飛飭帶將領徑由喀爾勒
塔爾取道丹東迅往綽斯甲布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賊番投一節所辦俱是薩斯

如桑喀爾拉布克格宗阿台四供詞較多著一併
解京脩訊到營今日據劉秉恬奏達烏軍營及綽
斯甲布等處軍糧現在源源接濟是兵糧均已應
手現今僧格桑退守路頂宗境地愈感人民乏食
正當乘此機會兩路夾攻則甲爾木一路之兵此
時更不宜再緩著傳諭阿桂上緊籌辦朕惟佇盼捷
音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三十九

十月甲子溫福豐昇額奏言路頂宗雖經用砲轟
摧白日難以攀上必須乘夜分路攻取而在營打
仗之兵僅有千餘尚不敷用馬彪額森特等現由
兜烏進攻碉卡甚多一時未能攻得其駐兵之所
在臣等營盤對面相距較近因於伊等隊內抽兵
一千於九月二十一日夜進攻路頂宗馬彪彰雷

等攻其左額森特佛倫泰等攻其右又分派官兵
一於山脚下排列以截喀木色爾來援之賊一於
鄂克什舊寨前排列以截後山來援之賊臣等督
兵前進奮擊賊衆將路頂宗山前一層碉卡攻克
仍俟探有可進之路相機攻勦

溫福豐昇額又奏言據哈國興等將金川送出之
外委臧儒並帶出逆酋索諾木稟帖解送到營據
臧儒供於四月初五日隨叅將薛琮進勦金川賊

兵截斷後路鎗傷落水致被遮留由僧格桑至噶
拉依聞索諾木現勸僧格桑出降等語臣等思逆
酋因大兵分路進勦疑懼益甚是以送出被留之
弁以探軍情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撤回兜烏之兵併力攻路
頂宗一摺殊未明晰前此派兵往攻兜烏據稱近可
抵路頂宗西之喀木色爾遠可至美諾賊巢是兜烏
路徑似繞出路頂宗之旁可收夾擊之益何以馬彪

額森特等紆途前往半月有餘仍隔在路頂宗正而
賊碭之外且云離營甚近則前所謂繞道分進又屬
為何兜烏賊卡既多官兵自難徑進何以原派之五
千兵僅撤回一千其所留四千兵又欲從何路分進
况帶兵之馬彪額森特均撤回路頂宗正路則現留
兜烏之兵又交何人帶領着溫福等逐一聲叙覆奏
至金川送出之外委臧儒供稱探問通事有現在勸
僧格桑出降之語甚不足信逆酋詭詐百出豈肯輕

至營門或力已窮感自知罪大難宥覓一年貌相彷彿之賊番假作僧格桑到營希圖混飾完局又或妄冀如從前金川受降之例誘我將軍等出營賊得逞其伎倆則甚有關係不可不防設僧格桑果有乞降之事如隨營之鄂克什舊土司等即可令其認識自能確切辨別不致為其所愚縱使逆首實係親身至營祇當設法誘擒溫福等斷不可出營相見即將備等亦不宜輕率派往此等情節已諭令阿桂知之矣再

索諾木所投哈國與稟帖尚欲貌托恭順陰逞奸狡
不宜僅付之不答竟當作哈國興之意給與回檄諭
以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為奸拒守要隘抗犯官兵
跡已顯著何得佯為恭謹異圖朦惑况墨壘溝未出
官兵甚多豈容以一外委臧儒遂謂送還官人妄思
矜宥大兵聲罪致討必須先擒僧格桑次擒索諾木
以申國憲而靖邊庭僧格桑即逃至金川自可尅日
勦擒無藉索諾木之獻出且索諾木即為法所必誅

又何能代人施此詭譎本提督奉命隨征惟知奮勇
殺賊力縛兇渠斷不能為賊誑言所惑云云照此寫
成番字或於營中擇一無用土兵送往或多錄數紙
繫於箭頭射至賊營俾賊首知狡惡罪狀不能掩飾
其送回之外委臧儒並著解京訊問

乙丑董天弼奏言臣於九月十七日午刻抵咱瑪
山梁與遊擊沈寬堪卓滿之兵會合竊查咱瑪山
梁以下西南一帶山勢綿長約四十餘里應將山

梁佔據以壯兵勢過此有橫亘山岡其前又有木
了山梁一道下山為大板昭其東南一帶山巖陡
偏樹林叢雜並無路徑可通惟於堪卓溝內直下
轉出溝口過河即抵大板昭現擬於西南山梁及
堪卓溝內分兵兩路於二十二日進發

董天弼又奏言軍營糧運屢經溫福札催復有鄂
寶赴三雜谷一帶督辦臣帶兵抵响瑪山梁距梭
磨百餘里輓運更為捷便現在檄諭三雜谷土司

將糧食出賣官兵進取賊寨時如收獲賊糧即分
給裹帶俾得踴躍集事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董天弼所奏堪卓溝一路係遊擊沈
寬帶兵前據溫福奏沈寬於六月初六日至孟拜拉
初七日即至納雲達因糧運不敷裹帶又山路偏仄
必須修闢未能速進旋據報稱八月初六等日已將
道路開修不日告竣軍糧亦經鄂實督催源源接濟
是路通糧足更無待乃距今已及兩月沈寬駐兵未

移寸步所辦何事着董天弼詳細查奏至明仁富瑚俱經溫福派赴董天弼一路見聞必真著溫福密飭明仁等就近訪查一併據實覆奏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昨諭溫福作哈國興之意檄示金川尚有須嚴切飭詰之處如索諾木每稱係恭順土司不敢違犯天朝並稱派兵往小金川係護視伊姊並非敢黨助僧格桑等語索諾木如果為護視伊姊派兵前往止應在美諾及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何

以小金川各要隘皆有金川賊番助守且公然與官兵抗拒又昨據臧儒供稱四月間薛琮等在甲爾木山梁駐兵下山撲礮因後路被金川兵截斷退回山梁金川敢以派兵截我兵後路非叛逆而何以上情節著增入檄內一併寫成番字發往再閱臧儒供詞薛琮之失事固由後無援兵但其時糧已不繼堅礮在前豈倉猝可以攻破則其前進實難至後路雖被賊兵阻截勢屬猝至未必遽為礮卡阻隔若奮勇攻

開路後退回較易此等緊要關鍵帶兵將領不可不知在主將派人領兵自不便教以退怯但知難而退亦兵法所有設實遇進退兩難之時與其冒昧輕進挫失師徒毋寧擊破後路全軍以退其間審度輕重惟在將軍叅贊等善為指示耳將此併諭阿桂知之

同日

上諭內閣曰上年進勦小金川以來節次撥解川省帑銀九百萬兩今軍務已竟告竣著戶部於四川就近

省分留協項下酌撥銀二百萬兩令各該省派委妥員解往備用該部核實速議具奏

丁卯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從前帶兵壓至木蘭壩進抵鄂克什舊寨相度形勢其南山自固卜濟以西直抵瑪爾迪克山梁賊卡均已焚燬相率逃竄其北山自美諾卡下至河邊西有深溝橫隔賊衆毀橋而退仍據山梁拒守今大兵在河南岸駐營進攻路頂宗與北山賊番碯卡僅隔一河據鄂

克什土司稟稱北山過橫溝有小路可上變烏遂
派馬彪額森特等帶兵趕造木橋週溝上攻但路
頂宗現被賊番聚守必以全力先行攻勦臣豐昇
額未往變烏統兵實由於此今接奉

諭旨臣豐昇額即於是日前赴變烏督勵官兵奮力進
取再哈國興等在策卜坦一路據稟貢噶西南山
梁可以進兵但相隔約七八里必須沿路設卡以
資接應經臣等酌撥官兵前往令其辦有就緒即

將攻勦情形馳奏奉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於奉到前旨即日赴北山帶兵督辦不免拘泥前據溫福等奏兜烏一路遠可直抵美諾近可繞出路頂宗後似此路甚為扼要若能攻其不備即可乘間直入是以諭令豐昇額前往統兵較馬彪等更為得力今據奏馬彪等帶兵之地距路頂宗甚近並非別路分往而兜烏與路頂宗又同一費力仰攻實屬無益之舉與其分兵而歸於無益

何如留此多兵合攻路頂宗軍聲益壯更易集事且果能攻得路頂宗則兜烏不攻自破即尚留餘孽亦可一面進搆賊巢一面留兵牽綴行軍機要貴於因地因時朕豈能於五千里之外一一揣度遙為指示今溫福豐昇額惟知遵旨奉行不復計其事是否有益與膠柱鼓瑟何異著傳諭溫福等此時兜烏一路不但豐昇額不應前往即分勦之兵亦祇可留數百名在彼牽制餘概撤回路頂宗併力攻勦之方為妥協

臣等謹按兜烏一山前據奏稱遠可直抵美諾
近可繞出路頂宗後是以有

旨令豐昇額前赴北山統兵以期扼要制勝嗣經奏明
兜烏與路頂宗僅隔一河原非別有出奇間道
而仰攻之難兩地大畧相仿復

訓以豐昇額無庸前往並令將多兵撤回

聖主籌畫周至期於因地制宜毫無成見于此見轉圜
無滯直如造物之密運潛移而機宜所在仍不

能稍越範圍也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綽斯甲布一路之兵原為牽綴賊勢如果得路進攻擒獲索諾木亦屬美事舒常受朕深恩雖奮勇向前亦須相度地利詳察賊情期於計出萬全若務進攻不思退路賊番從後截其糧道其患非細須留心預防

同日

上諭內閣曰溫福等奏總兵馬彪上年統領黔兵赴川時曾帶有雲南昭通鎮官兵三十五員名隨營打仗甚為出力因於議叙案內一體造冊送部據兵部咨稱原奏未將雲南官兵打仗之處聲叙未便據咨議准等語因令軍機大臣查閱原稿該部初次具題行查尚可云照例辦理及溫福明晰咨覆即當據咨核辦其中或有混冒不妨據實叅奏乃復行咨駁所辦非是著將滇省出力官兵一併議叙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進抵路頂宗若能相機攻克
自可直擣美諾阿桂一路亦當覓間攻取僧格桑以
收夾擊之益僧格桑計窮力竭勢必竄入金川我兵
合力追擒逆酋自無能久匿究不若嚴密預防毋任
免脫之為愈著溫福阿桂於攻得要隘凡有可通金
川之路預為堵截勿使逆酋外逸至董天弼所攻之
布朗鄂宗底木達為兩金川相通要路且係僧格桑

之父及其妻屬所在尤關緊要並須密訪路徑派兵防截或逆首潛竄至彼即可乘便掩擒

同日

上諭內閣曰川省軍營先後派往之八旗大臣待衛並官員兵丁等應扣官項銀兩著照從前金川及西陲用兵之例暫行停扣俟軍務告竣照例辦理

戊辰阿桂奏言據辦理糧務知府盛英稟有督標新兵林奇投至資隆卡轉送到營供稱在西南山

梁打仗被掠索諾木令將稟帖帶出內有霍爾章
谷德爾格忒各土司番民相安居住並無別事之
語臣於八月間因綽斯甲布番民將霍爾章谷運
送軍糧烏拉掠去隨令副將李天佑等曉諭綽首
追出給還至金川賊衆前在革布什咱之渥賭地
方搶劫德爾格忒土兵驟馬經臣嚴飭該處備偵
探踪蹟即將擒戮令賊首肆行不法轉以並無干
犯情事希圖掩飾且欲令內地疑心各土司使其

不肯盡心出力又據布拉克底土舍安多爾遣其
頭目稟稱訪得金川番人云有漢官二人在噶拉
依若送出求降將軍等不及隄防我等搶殺可以
得利等語臣現飭將弁等密為預備倘賊番稍有
舉動即可奮擊殲戮再臣奏明過河潛往西山襲
擊現已陸續成造皮船其應搭浮橋並已預備木
植板片以資應用至甲爾木山梁一路亦均部署
俟巴旺等頭人確探道路到日即督官兵進攻奏

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索諾木具稟令搶去綠營兵
林竒賈到軍營索諾木負恩黨逆抗拒王師罪大惡
極實不可不併力剪除今綽斯甲布一路雖云牽綴
賊勢若能相機直入擒獲索諾木則小金川必更易
於勦滅現在派往綽斯甲布之兵已有六千餘名軍
糧又可源源接濟阿桂即應催督李天佑駕馭該土
司迅速進兵至阿桂奏綽斯甲布番民將霍爾章谷

運送軍糧烏拉捨去一節雖據稱曉諭綽斯甲布土
司全數追出但該土司既恭順隨征不應聽所屬番
人妄為不法亦當使其稍知儆懼從來撫使邊夷總
宜德威並用若專事姑息必致為其所輕阿桂尚屬
曉事不可不知此意又據奏布拉克底頭目赴稟金
川賊首欲將所留漢官送出求降乘便搶掠等語今
臧儒雖已送還寧祿尚留賊寨若賊首果將寧祿送
出或出其不意發兵勦擊多殺賊人亦可令賊酋喪

膽

同日阿桂奏言行軍原可因糧於敵但番境山多地少收穫無多每次攻得碉卡所獲賊番口糧為數無幾至境內亦無可購買而綽斯甲布一路官兵久當進發臣屢諭李天佑馬應詔等可令官兵裹帶者自行裹帶可雇用番夫背運者設法催覓應用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奏言叅將常泰所帶川陝兵二千五百名於九月二十三等日前抵木池楚兵三千名內頭二起已出打箭爐十九日日行抵喀塔爾後起亦即陸續前進臣於二十二日派令侍衛蒙固爾烏爾圖納遜伊爾哈納章京三通保前赴綽斯甲布分領官兵臣以此路為將來接辦金川之局檄令總兵馬彪馳赴大營詳悉指示該鎮於二十五日自達烏起程由吉地丹東一路趕上楚兵

帶赴木池總統進勦再吉地一路官兵經臣令汪騰龍統領復于二十三日令副將統職銜音吉圖侍衛普濟保阿坦保前往分領該處未設糧站之先所需兵糧卽令汪騰龍等設法料理一面行知文綬劉秉恬速飭糧員籌辦至進兵後文報甚關緊要自丹東至木池現經議設七站其中有逼近金川賊人出沒之地並飭將弁督兵嚴防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又奏言奉

諭以李天佑馬應詔究係偏裨因令舒常為領隊大臣
前赴綽斯甲布竊查此路進兵臣已奏派馬彪前
往統領但舒常係滿洲領隊大臣而統轄官兵令
馬彪協助更為得力舒常從西路赴綽斯甲布仍
須由成都出打箭爐道路紆回尚須時日此時正
當駕馭土司發兵李天佑等若聞舒常前來未免
遲疑觀望謹將

諭旨暫為存貯仍飭伊等上緊辦理俟舒常將抵綽斯
甲布時行令遵照奏入

上嘉之

同日文綬奏言臣前奏請採辦米三十萬石籌補
倉貯即以接濟軍糈成都附近各府州縣自去年
至今動碾倉穀運送軍營多有缺額本年秋收豐
稔自宜及時買補未便任聽商販搬運臣已分飭
各府州凡路通水口之處即於水口地方嚴行禁

止毋許米石買運上船以杜透漏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奏言川省驛站額設馬匹本少上年辦理軍需以來衝途各驛及西南兩路新設臺站均已酌增馬數復經臣撥用營馬分添各站現在口內口外馬數增多所需草豆亦倍多于往日向例額支驛站工料動用地丁正項令蒙

聖恩借給一季銀兩應飭發有驛州縣承領購備以乾

隆三十八年春季為始分作四季扣還歸款至西南各路增設驛站馬匹並添撥營馬所需草料例於軍需項下及各營草料銀兩內分別支銷應令口內州縣各照增撥馬匹之數領項辦理其口外添設臺站應照馬匹數目該計一季需用料豆價值於軍需項下預動銀兩發給所用脚付縣採買運交總理糧務處按站分給所用脚價歸案核銷其草束一項即令各站員就本地購買收割備用

以省運解之煩奏入

上從之

同日劉秉恬文綬奏言臣等馳赴達烏將官商各
運催督前進每日過米六百石至三百餘石不等
並據雅安縣稟報九月初八日至十七日官商各
米過雅州府者計一萬二千二百餘名又據各路
糧員報稱綽斯甲布之地以及木東兩處米石由
打箭爐資隆卡喀勒塔爾分路起運者均經陸續

趕運至卡了墨壟溝果州與章谷等處糧石逐日
轉運軍儲並可充裕奏報

聞

同日劉秉恬文綬又奏言軍營臺站應用夫役甚
多而自溝溪至打箭爐重山疊嶂又有沈邊冷邊
咱里三小土司並無民戶自打箭爐至軍營均係
兩山中夾一溝每一土司所屬不及內地一大村
落明正革布什咱已旺布拉克底已經各派土兵

隨營復於兩金川接壤之處分撥防守現在山根
白土坎等處站員間用番民通計實不能多即如
由丹東至木池一路擬添七站每站設番夫二百
名而吉地一帶防守土兵此時難以撤出安設又
烏拉一項現由喀勒塔爾資隆卡供運綽斯甲布
及丹東吉地軍糧其各站內間有以烏拉抵夫者
亦總不能多也臣等籌議如經由之地人夫不敷
僱用應令軍需局酌定附近地方協濟其寫遠州

縣如楚滇連界之處應聽酌量幫貼仍通飭各地
方官嚴禁胥役侵蝕滋弊至調用民夫更換之期
或三四月或七八月不等且有上年至今未更換
者臣等原議照從前進勸金川之例定以三月為
期不免太促應酌中定以五月更換一次其原派
州縣及管站官員應請仍照原議酌定處分以防
捏報冒銷之漸再西路軍營曾頭溝等處臣文
綬擬前赴桃關一帶確查妥議仍照南路辦理奏

入

上從之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四十

十月己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溫福奏攻克巴朗拉案內應行議叙之雲南官兵于查覆後復經兵部議駁拘泥而不當理其過自在兵部今據兵部奏溫福尚有攻克資哩請將官兵議叙一案原奏係三月初八九等日之事而冊開官兵多至萬餘係從上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起與原奏月日不符此案兵部理應駁查其過又在溫福資哩一寨攻圍已歷三月及賊衆棄寨潰逃始能據有其地與巴朗兵由兵力攻克者不同本屬無功可錄前此溫福等摺內于賊番棄寨自退情節未經明晰聲叙並據稱南北兩山派令額森特等分路追擊殲賊數百似屬溫福調度有方將領等奮勉用命因有旨勅部議叙溫福奉到此旨止應照原奏出力官兵造冊送部何得以去冬攻圍之日為始列

入一萬餘人。如果以萬餘官兵攻圍一寨，自應無堅不摧。何致攻守多延時日？其數實未足憑信。倘因官兵數月以來均屬勞苦，亦應另摺奏明畧予獎勵。豈得于議叙冊內添列軍功？若可如此濫邀，既非所以示公，亦將何以示勸？著溫福明白回奏。嗣後遇有議叙時，務須各歸各案，毋稍牽混。將此併諭阿桂知之。

辛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文綬將金川番人嘉木磋等解京。

供稱金川所需茶葉全藉內地出產若無茶葉甚為不便等語茶葉既屬番地必需自當禁其外出今絲毫透漏俾賊番利便著傳諭文綬速飭沿途員弁於附近番境密查如有奸商偷販出口即行嚴拏究治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兵部奏資哩議叙一案溫福等于接到部駁後減去官兵土練九千餘人現請議叙者二

千餘人此時既知核減則原題之濫列更無可辯其
文內所稱逐日圍寨打仗陣亡受傷官兵應否議卹
則又過于拘泥官兵效力捐軀自應咨部逐一查辦
原不當俟有議叙之案始將陣亡附列即該將軍等
統兵進勦不服隨時咨報亦應每月彙咨一次以恤
勤事而勵戎行至受傷官兵又當分別核辦如有受
頭等重傷者除附摺具奏外並應咨部議賞其二等
以下之傷止須記明冊檔遇有議叙時量其勞績咨

部酌議若浮傷不關肢體不過冊內登記不沒其勞
仍視其奮勉出力與否統行核定并不得與輕傷一
例溫福等當照此妥辦并諭阿桂知之

壬申董天弼奏言臣于九月二十二日戌刻自咱

瑪山梁發兵二十三日黎明遊擊沈寬領雜谷土
兵先上西南山梁佔據形勢進攻橫亘山岡連克

石卡賊番奔潰臣帶兵由堪卓溝內前進據沈寬稟

稱前有穆陽岡山梁一道為進兵要路隨帶兵將

山梁下石卡木城克取並克穆陽岡因分兵兩路
一由穆陽岡旁出山嶺直下攻取石卡一由正路
進攻木了山梁二十六日夜潛派官弁積薪于賊
番木柵之下須臾火起周圍延燒賊番均被焚死
併燒斃大頭人一名其餘各卡碉亦用火攻克取
此次計自咱瑪山梁深入九十餘里官兵既得木
了山梁從山梁而下十餘里即係大板昭臣將富
瑚佛遜所帶官兵酌留二百名防卡餘皆令由此

進取奏入

上閣內閣曰董天弼富瑚明仁佛遜並在事官員兵丁均著溫福查明咨部議叙沈寬自派赴丹壩以來奮勉出力並著溫福遇有叅將缺出奏請補授

同日

上諭內閣曰叅將薛琮前于進攻墨壘溝時效命捐軀甚屬可憫著加恩照副將銜交部議卹並著文綬查明薛琮如有子嗣即行送部引見其餘陣亡官兵一

併確查咨部議卹

癸酉舒常奏言臣于九月二十四日自西路軍營

起程二十八日抵成都接奉

諭旨卽于是日自省起程赴緡斯甲布軍營竊查賊地

山險碉堅臣過省時與司道等議令預備銅斤砲

匠先赴打箭爐俟到營後酌量調取應用奏入報

聞

乙亥阿桂奏言臣審度地勢除酌留各卡隘防範

後路官兵外甲爾木山梁一路派漢土兵八千餘
名作為正路仍令明亮統領其墨壘溝迤東有泥
壘一處派兵千名令總兵伊常阿率領間道前往
以緞賊勢至達烏大營留兵千餘名臣親身督率
由正面攻擊定于十月初七日黎明登山攻取各
處礮卡奏入

上嘉之

同日阿桂奏言據達烏前敵將弁報稱小金川送

出川兵鄧文煥帶有賊稟到營供稱本年四月內
隨薛琮打仗被留臣聞賊番稟詞有悔罪乞

恩曾經叩請哈國興海蘭察等轉求將軍在

大皇帝前代奏之語是賊番或以力竭勢窮故為搖尾
乞憐抑或暫緩此路進兵以便專力抵拒別路均
未可定吉地官兵現已定議進攻金川之甲爾壘
損綽斯甲布一路之兵又經陸續前進金川難以
再行助惡而達烏一路復由甲爾木山梁等處分

兵進勦賊番諒必更為惶遽似宜將計就計誘其
自來如果賊酋父子同詣軍門固可設法擒獲即
使投稟專為緩兵得此回諭亦必妄意官兵暫停
進發稍疎預備則乘隙奮攻尤易得手臣已酌寫
檄諭令侍衛等監看土兵傳令賊番領去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給與小金川回檄欲誘逆酋自
人來并冀因此拒守稍疎以資乘隙進攻之益固亦
屬一策但逆酋詭詐未必肯憑阿桂一言自投羅網

貽戚且恐逆酋假親來之說以誘我領兵大臣及將
佐等出營逞其奸惡阿桂等惟應布置掩擒或併相
機勦殺勿稍踈懈至逆酋求降乞命尤當付之不聞
非但僧格桑不可輕宥卽索諾木亦罪無可寬豈有
費如許兵力仍以姑息了事復貽後患之理溫福阿
桂等諒必能深體朕意

同日阿桂又奏言綽斯甲布草布什咱兩路均可
進擣金川賊境以掣助惡之勢而草布什咱之吉

地距金川之甲爾壘壩止有三站如能攻取甲爾壘壩則已據金川要隘不但由此可以進攻正路且各處駐守之兵均可量為撤出以資進勦而綽斯甲布見草布什咱土兵先進亦必迅速圖功現在附近吉地之漢土官兵令叅將鄭國卿楊發育管領由格爾格堡前進其附近丹東渥賂之兵汪騰龍與音吉圖普濟保阿坦保等管領由拉古鄂前進均于十月初三日啓行至由吉地抵甲爾壘

壩一路軍糧經臣以一時不及安站酌催草布什
咱番民暫為負運並據汪騰龍稟報駕馭頭目派
番夫百名又于余科土司地方調牛三百頭以供
輓運奏入

上嘉之

同日阿桂又奏言楚兵三千名于未到打箭爐之
前臣已令帶兵將弁由山根站前赴喀勒塔爾又
飭令喀勒塔爾丹東兩處糧員酌催烏拉馱載軍

裝等項今據報頭起于九月二十日自丹東起程
前赴綽斯甲布侍衛蒙古爾烏爾圖納遜等于二
十五日由丹東進發統計此數日內陸續可抵綽斯
甲布軍營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又奏言總兵馬彪于十月初四日帶領
頭起楚兵五百名前抵木池已據李天佑等將綽
斯甲布土名一千名挑出預備續經該土司工噶

諾爾布又挑出土兵一千名此時二起楚兵五百名亦到現在陝甘川楚官兵合以土兵共六千名除酌留數百名看守糧台外定于初十日由俄坡一路進攻臣詢問此路情形自木池南至俄坡交界約七十餘里至斯達克約二十八里又至噶爾瑪河約二十里又至額爾古河約十五里過河即係金川勒烏圍官寨前此投出番人伸濟彭等供稱金川逆酋將噶拉依以下賊番撥赴達烏一帶

勒烏圍以上賊番撥赴鄂克什一帶助小金川拒
守今從俄坡一路攻擊逆酋必將鄂克什曾頭溝
各處賊兵撤回自衛于各路進勒自為有益奏入
報

聞

同日劉秉恬奏言卡了距達烏前敵數十里經臣
會同文綬轉飭章谷糧員將米麵多運卡了其卡
了糧員即接運至附近達烏之果洲墨壟溝等處

大兵定于十月初四日由墨壘溝起程進攻甲爾
木約百餘里臣與阿桂商酌裹帶五日口糧即以
果洲墨壘溝所存糧麵散給此外尚有存餘隨後
運往應于墨壘溝外之羣崢山根暫安糧站二處
山根一站距賊最近並經阿桂添派餘丁二百名
防衛俟大軍壓至前敵仍由達烏一路安站進抵
僧格宗所有暫安糧站二處即可裁撤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奏言川省調用民夫親身赴役者少轉
僱者多到站後有因病告歸者有期滿換班未到
逃回者有客民受僱到站旋匿者經臣通飭各屬
除實係患病及期滿各夫外按名嚴拏並追雇價
補募赴站其在站力役之夫飭諭各站員加意撫
循編伐木植添蓋窩棚以資棲息製給棉衣以備
禦寒仍酌給病夫口糧醫藥之類近日添補夫役
以來頗為踴躍趨事滇省官兵于九月二十日內

全抵達烏軍營陝兵亦陸續齊集楚兵第四起亦于九月內過打箭爐各站夫役逐日滾運軍裝器械帳房火藥均無違誤惟是口外諸物昂貴所費不貲茲奉

特旨加給回空口糧各夫自必倍加感奮竭力赴公倘有仍前逃逸者查明為首倡逃之人照兵丁跟役脫逃治罪餘仍查拏究處至官兵均已到齊糧運章程既定所需人夫自可量減臣通盤核計每站

用夫三百名足敷應用且少一夫即減一夫口糧
校為省便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又奏言曾頭溝一路軍糧據知府宋維
琦稟報官商各米扣至八月底運過雜谷腦九千
三百餘石又據查禮稟稱納雲達軍營積有存糧
足敷支用至曾頭溝各站人夫不敷運送已飭附
近成都各州縣雇夫三千名交軍需局酌量分撥

臣于九月十九日接准鄂寶咨稱應蓋茅棚窩舖以為各夫栖止之所即飛札軍需局分飭各站員砍伐木植星速趕造其未經造成以前並飭成都灌縣桃關維州雜谷一帶先將備貯帳房按站分給暫資止宿奏入報

聞

乙亥

上諭內閣曰四川按察使李世傑現在南路督辦糧運

一省城軍需總局祇有布政使李本一人著派陝西
按察使錢鏊馳驛前往會同李本同辦局務

丙子

上諭內閣曰川省官兵前此派往滇省出師有借支行
裝馱馬等項銀兩例應于各營餉銀內按季扣繳第
念伊等出力從征自應令其生計寬裕著交該督查
明此項未完銀兩其例應賠扣之各官兵現在調赴
隨征者暫停坐扣又此次運送衣裝腳價如該營公

費不敷動用亦著于軍需項下借支統俟軍營告竣
再行扣還以紓兵力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西南兩路軍營尅日進抵賊巢董天
弼一路亦已攻取木了山梁若一得大板昭即可直
趨布朗郭宗及底木達計澤旺僧格桑父子均無難
次第就獲倘或冀效從前金川莎羅奔卽卡故智同
赴軍門乞降自當設法掩擒若卽于軍前誅磔固可

令衆番共知警戒但小金川一經蕩平卽應進勦金川恐索諾木聞僧格桑父子被戮自揣彼此同罪畏死挺走益堅其負嵎阻險之心温福等于擒獲僧格桑父子時務宜派委妥幹員弁隔別管押迅速解京且使軍中揚言僧格桑蒙大皇帝宥以不死現在送京別有加恩令索諾木竊聞此語自恃無虞或亦赴營請降擒獲更為省力亦兵不厭詐之一道也至兩金川有名大頭人如攻破美諾後同就俘獲或隨逆

首投誠被擒均不必于軍前正法亦當訊取確情奏
明並派委員分管解京將此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
遵旨妥辦並諭舒常董天弼知之

同日福隆安奏言竊

臣遵

旨會同健銳火器兩營大臣揀派官兵三十名章京二
員分往軍營其派往南路官兵令委署前鋒章京
書亮帶領副都統齊里克齊統轄派往西路官兵
令委署烏鎗章京烏爾泰帶領副都統巴朗統轄

照例分別支納銀兩其前鋒護軍等並無頂帶應請一體賞用白頂藍翎奏入報

聞

丁丑溫福豐昇額奏言兜烏南面舊係鄂克什之地其北面屬小金川以山頂為界為別斯滿舊有土舍後為小金川吞併有路可通底木達布朗郭宗如兜烏不能速得即當于別斯滿一路籌辦分勦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哈國興等以金川送出
遊擊寧祿帶有賊稟送赴大營據供四月初九日
帶兵至甲爾木山梁不料後面山上有賊壓下因
被石傷落水賊衆昇至噶拉依至九月二十八日
頭人將賊稟交付令其出來等語查寧祿醜顏倖
生薄

旨解京候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索諾木黨助小金川敢于抗拒王師
尚爾托言恭順逞其狡譎之計前諭令溫福等檄飭
索諾木俾知天朝已洞燭其奸今並將其黨逆抗命
情節顯為挾破即當直斥云爾索諾木稟稱將寧祿
等醫治平復備辦夫馬送回及訊取寧祿供詞本年
四月由墨壘溝進勦其斷截山梁後路即係金川賊
兵寧祿等亦被掠送噶拉依罪狀明確鑿可據豈
復容以詭詞掩飾爾索諾木誠自知罪重及時親詣

軍門乞降本將軍尚可代爾轉奏大皇帝仰邀格外之恩若冥頑不靈持其負隅之勢速取滅亡爾自矜巧黠實乃至愚今本將軍精選各省勇壯兵丁數十萬尅期掃蕩擣穴殲渠卽令爾賊衆死守險要一年不能集事待至二三年必勦平金川賊巢而後已我兵多糧足無難久駐圍攻爾輩爾蠻陬安能持久抵禦且我兵既已調集奪隘攻堅豈肯姑息完局倘此時遽議撤兵爾索諾木于事平後必且復萌故智蠶食

鄰封異時又將興師致討似此另起爐竈之事本將軍斷斷不為又如小金川澤旺令兵丁鄧文煥投赴南路帶出稟詞有悔罪乞恩曾經叩請哈國興等轉求將軍代奏之語尤為荒誕爾僧格桑于八月中將木蘭壩一帶碉卡拆毀時若即面縛營門尚可云稍知畏懼乃退回以後復在路頂宗拒守其所謂悔罪者安在海蘭察哈國興等輕信爾等之言不即追擊本將軍方切責其非何得妄稱伊等代爾轉求本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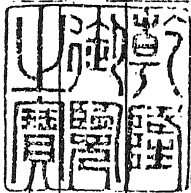
軍又豈受爾朦惑遽于大皇帝前瀆奏本爾理窮勢
絀妄語自欺豈能遽寬爾罪著傳諭溫福阿桂等照
此寫成番字發去嗣後如有似此者即隨機嚴飭毋
復待朕遙為指示再索諾木頑梗抗逆固由其性桀
驁不馴然糾率衆賊實有大頭人從中主持溫福等
須留心察訪于攻得金川後嚴拏正法毋任漏網

同日文綬奏言曾頭溝一路軍糧前據軍需局在
省招商認運米石各商自備成本辦運俟運時掣

有倉收按數給價嗣經飭令該局籌議將商運價值先發一半由附近州縣另募殷實商人取具的保即準發價定限起運但商雇各夫每多遊食商人不能彈壓因令各州縣選派官役沿途約束今查商人業戶先後領價認運及各州縣按站滾運並六月內招商未經起運米石以曾頭溝兵數核計米數已屬有餘復嚴飭各州縣所派官役止令約束人夫其夫米價值等項仍責成該商自行經

理倘有遺失短少即于該商名下追價懲究如查
無着落即令承辦各官分賠奏入報

聞



欽此
廣濟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全川方畧卷四十一至四

員外郎_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四十一

十月廿五日，阿桂奏言：申爾木山梁袤延數十里，其間有突起高峯數處，其第四、第五兩峰尤為險峻。如能奪此兩峯，則迤南一帶山峯礮卡皆出其下。臣與明亮定議於十月初四日，明亮等自達烏起程，徑墨龍溝，次日至羣羊，又次日至山根，雨雪竟夜及曉，雪尚未止。明亮等令官兵於林木深密處

潛伏並分兵四路初八日黎明攀崖前進其時雪
深二三尺不等至午一齊上嶺雨雪旋止侍衛綏
庫攻第五峯繞出賊後叅領佛爾格訥復橫截於
第四峯第五峯之中賊顧此失彼無所措手我兵
奮擊痛殲賊衆內有紅衣賊目三名此次攻得木
城一座碉卡二十餘座第四峯及第五峯石城俱
經攻克而格魯克古復經侍衛德赫布攻得據守
奏入

上諭內閣曰明亮帶領官兵不避雨雪破碉殺賊甚屬奮勉著授為二等侍衛仍賞用頭等侍衛頂帶其在事之侍衛將弁兵丁均著阿桂查明咨部議叙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攻得甲爾木山梁一招我兵既據最高峯頂自上而下其勢較易若即出達烏之前直壓賊番所守要隘則與阿桂處官兵兩路夾擊更無難乘間攻克再現在我兵所據山峯似已抄在阿桂對敵賊寨之上即當設法截賊後路斷其糧

食火藥使力不能支必將自潰而我兵應需口糧軍
火之資務宜熟籌即速繼運毋蹈前轍若皮船一節
原屬攻其無備出奇制勝之計但黑夜渡河須事出
萬全慎勿冒險輕進至官兵議叙之案祇應將此次
實在出力人等造冊報部俾有功者益知感奮其餘
亦可藉以激勵將來兩路有應議叙者均照此辦理

同日

上諭內閣曰副都統華善著授為領隊大臣派往南路

交與阿桂差遣

同日福隆安奏言臣于虎鎗營兵丁內選得前鋒
關德集爾噶朗庫德得密坦保博爾忠武前鋒翎
長岳泰司鞞岳蘓圖袞登護軍巴彥拜唐阿阿滿
泰等十人俟引

見後即交華善由驛馳赴南路軍營其自伊犁來京之
健銳營副前鋒叅領阿爾薩朗俟在察哈爾之額
魯特侍衛瑪爾占在熱河之烏梁海侍衛塔思哈

爾等到時一同馳驛前往奏入報

聞

癸未

上諭內閣曰護軍統領公興兆著以領隊大臣赴阿桂
一路軍營帶兵

乙酉阿桂奏言甲爾木第五峯之南有四峯相連
地名真登梅列每峯各有賊碉官兵必須下至山
均向上仰攻十月初十日明亮督兵攀崖而上三

面衝擊殺賊甚多其泥壘一路伊常阿亦於初九日帶兵至大山之中直前攻撲並分兵三路將各石卡克取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阿桂奏甲爾木之第四第五峯地尤險要如能奪此兩峯則迤南一帶山峯碉卡皆出其下兩峯既經明亮攻得何以此次進攻真登梅列賊碉我軍尚須下至山坳復向上仰攻且此兩峯既屬險隘自可截賊後路其糧食火藥復從何運送

乎至明亮伊常阿分路進攻賊番自必難於兼顧阿
桂所辨皮船又已告竣若潛師速往出其不意可冀
得手何至今尚遲回觀望並著阿桂據實覆奏

臣等謹按渡河攻襲西面山梁一事先蒙

聖訓以黑夜渡河當出萬全而即有潛師速往可冀得
手之

旨良由兵以奇勝慮事不可不周而勢有可乘其得失
之機間不容髮

皇上宵旰運籌於兵行緩急疾徐

指示精詳無不曲中竅要是以南路官兵仰承

睿策伺其稍懈即以皮船潛渡而小金川險要門戶為

懸軍半載所未克者竟涉險而得之嗣後破僧

克宗剗美諾節節勢如破竹何莫非

聖訓有以啟發之也

同日阿桂又奏言官兵進攻甲爾壘壘必由甲魯
經過而甲魯之前復有東西兩山梁對峙實為金

川後路咽喉據音吉圖汪騰龍等稟稱十月初七日帶兵上東西兩山梁並由中路山溝分進賊衆驚潰大兵三面會合直趨甲魯至初九日攻克賊碉但由甲魯過三里即係往正地山口為進攻甲爾壘壘必經之地此處尚有賊番碉柵現據音吉圖汪騰龍等督兵攻擊奏入

上嘉之

同日溫福豐昇額奏言南山由瑪爾迪克工司噶

復越山梁二道即策卜丹地方哈國興等帶兵五千在貢噶一帶遷延未進據稱大雪之後難以仰攻因令官兵修築木柵而石被雪凍復難掘取現在飛檄嚴催令其迅速攻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由貢噶前進即策卜丹地方為直擣美諾捷徑覓間襲取利在速攻哈國興等當冬寒冰凍之時欲待晴霽雪消原屬非理即所云石凍難於掘取何以賊番用石築碉取攜甚便但策卜丹一路

從前溫福等亦稱其路險菁深今復加以雪凍更非
急切可以著力若明知其難進而促官兵冒險直前
轉恐無益有損如必待至雪消則此際相距春融為
時尚遠以五千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實為非計
著豐昇額親往該處察勘果係一時難以進攻即當
留兵數百交李煦等於貢噶一帶嚴防後路其餘官
兵均撤回路頂宗即令哈國興與海蘭察帶領進勦若
兵尚可進而哈國興等有退縮之意亦即據實奏

丁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明年分路進勦金川領隊需人著將
桂林派往南路富興派往西路交與溫福阿桂令其
領隊行走著傳諭伊犁將軍舒赫德等即令由伊犁
甘肅馳驛往川並於現駐伊犁之額魯特官兵內揀
選二十人照例賞戴翎頂並支給銀兩令桂林富興
分路帶往

戊子文綬奏言乾隆十二三年出師金川運糧漢

番夫役及運軍裝砲位長夫並各色匠役均准其
日支口糧一升此次口內口外夫匠口糧係照舊
例辦理至楚滇二省官兵例有隨帶餘丁今滇省
止有額兵應照黔兵之例每百名給長夫三十名
楚省兵每百名帶有跟役二十名應即抵餘丁之
數仍補給十名現在南路隨營長夫經臣奏准每
兵百名均照額給餘丁三十名之數即將餘丁鹽
菜口糧按數折價令其自行短雇以供樵汲此次

滇楚官兵應請一體按數折價奏入

上命戶部核議旋經部臣查議與奏准之案相符應令
遵照辦理

上從之

同日文綬又奏言川省辦理軍務以來經費浩繁
先後撥解銀兩本年支發尚屬不敷茲奉

諭旨再撥銀二百萬兩令臣通盤核計覆奏隨與司道等詳加
核算每月約需銀一百萬餘兩請於此次撥銀二百

萬兩之外再酌撥三百萬兩以備明春經費奏入
上諭內閣曰文綬奏現在軍需經費請再撥銀三百萬
兩以備接濟著照所請即交部酌撥分起解往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川省進兵其始不過派用本省兵
練為數無多直至上年十一二月內黔陝各兵始陸續
到營現在軍營各省兵丁計有三萬八千餘名而
五月前到營者數止一萬七千以內其餘二萬一千
餘名均於六月後到營川省綠營兵及土兵土練等

雖有三萬餘名亦係先後調發並非用兵之初卽一時並集况乾隆十三年金川軍需通計動支不及千萬今所撥已至一千四百萬兩文綬身為總督於軍儲出入必當核實清釐不容聽其稍有浮冒現交戶部查對上屆金川兵數與軍需之案及此次兵數應支各項據實核奏著傳諭文綬將軍營上年需用若干本年六月以前需用若干及現在兵數添足後每月實用若干逐一詳查分晰具奏

同日舒常言臣於十月十二日抵綽斯甲布軍營
據總兵馬彪等告稱初十日由木池帶兵前進次
日黎明至俄坡之東佔據宜喜山梁攻得二碉二
卡我兵所得之碉相距賊碉甚近向上直攻徒損
兵力應俟運到砲位相機攻取奏入報

聞

同日舒常奏言本營川陝甘兵共三千一百名楚
兵已到一千名未到二千名綽斯甲布土兵除防

護糧道及防守各隘口外計二千一百名至進兵之路原有俄坡日旁甲索三處惟是甲索地勢甚險上下殊難今攻得宜喜山梁即係俄坡往壓勒烏圖要路其日旁一路亦通勒馬圖但今官兵深入距木池糧站幾及百里並無運夫因派兵四百名陸續運至山梁又於收糧處派參將一員帶兵五百名防守本營兵止五千三百名難以分為兩路現由俄坡一路進攻俟楚兵二千名到齊再分

兵由日旁前進其綽斯甲布土兵若不交內地將
領管轄恐無紀律且臨陣未必出力是以臣即令
李天佑馬應詔管束奏入

上嘉之

庚寅阿桂奏言據音吉圖汪騰龍報稱官兵攻克
甲魯之後察勘正地山口情形於十月十一日先
將水碓攻得復督兵造橋過河進攻對面南山梁
侍衛普濟保叅將楊發育帶兵徑上山頂復分

兵攻得山下石卡侍衛阿坦保叅將鄭國鄉帶兵接
應與普濟保奪取木柵其山下林箐內尚有木柵
汪騰龍令都司彭子亮帶兵攻取現在下兵駐守
山梁一面督兵攻擊山口碉寨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奏言綽斯甲布土司稟稱乾隆三十五
年噶爾瑪木魯宗被三雜谷佔據巴朗索被金川
佔據令巴朗索頭人帶有一百數十戶願歸舊主

懇差官員同去等語查從前平定雜谷蒼旺之時
經總督策楞等將噶爾瑪木魯宗巴朗索賞給綽
斯甲布土司其後金川指使從噶克侵犯噶爾瑪
木魯宗而自取巴朗索今大兵從甲爾壘壘俄坡
兩路進攻金川巴朗索頭人請歸故主自可乘便
招致以弱賊勢但從噶克土司現亦派出土兵在
曾溝頭一路助勦倘巴朗索一處與從噶克稍有
干涉轉恐心生疑貳臣已飛札李天佑等查明辦

理不得冒昧貽誤並札致舒常令其就近指示妥
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已朗索原係賞給綽斯甲布
地方其頭入復情願歸還自當聽從其便至其地為
金川自取與從噶克無闕似可毋庸顧計而阿桂摺
稱從噶克倘稍有干涉恐致心生疑貳亦屬詳慎之
意著舒常及李天佑等傳諭綽斯甲布土司以此地
照舊歸還自為順理其中或有境壤相錯俟平定兩

金川後徹底清釐如巴朗索與從噶克有涉原可於
攻得金川地內酌量地界人戶與巴朗索相仿者另
行賞給但須奮力從征或較此所得尚多亦未可定
又各土司出力攻地將來量功行賞事宜業經一體
傳諭從噶克現在西路隨營若言及此事即著董天
弼等照此宣諭俾鼓其自為之心益堅其奉公之念
溫福等亦不可不知此意再前據阿桂奏章谷以北
東山梁後即小金川汗牛一帶地方汗牛以外又屬

何處閱全圖所載汗牛相近地面南為明正東為木
坪此二處土司最為恭順其境內若有路可通分兵
夾擊得手尤易是否可行著阿桂據實覆奏其另摺
所奏音吉圖汪騰龍等進攻甲爾壘壩已攻得正地
水碓木柵似亦可望得力如此兩路進兵索諾木斷
無不撤兵自衛之理僧格宗一路賊勢必孤乘間犁
巢自可剋期集事

同日阿桂奏言明亮進攻真登梅列賊番踞守四

峯其上礮十次排列而最北一礮之下有山脚
一道賊番築有二礮從僧格宗一帶運送口糧必
經由其下繞至後面方可前進十月十二日明亮
派兵往攻賊即棄礮竄走旋將二礮佔據復令官
兵向下連築卡座以斷賊番來路奏入

上諭曰此舉乃斷其後路最要策也

同日董天弼奏言大板昭為賊番往來要地攻
得此處則賊番截其歸路進取更不可緩因令

多帶口糧以便進攻因大雪數日夫力不繼每日
運到之米不敷官兵一日之食經臣籌辦糧一百
餘石復購買牛隻分給以備五日口糧於十月十
八日自木了山梁進發仍飛檄一員趕運接濟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董天弼督兵進攻大板昭正值軍行
緊要之時糧運尤為急務前據鄂寶奏曾頭溝一路
軍糧源源接濟何以董天弼甫經進兵遂至糧石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數支給況此處八月以來已將道路開修自不應尚
有遲滯著傳鄂寶以嚴飭弁員迅速趕運仍親往督
催務令官兵足資支食倘有不繼惟鄂寶是問並諭
董天弼當與在事侍衛章京等督率兵練駕馭土司
剋期攻取大板昭賊寨以慰塵念

辛卯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遵奉

諭旨酌抽南北兩山官兵併力攻路頂宗如此舉尚難
得手即向飛鳥盡銳合攻倘仍未能攻上現查有

別斯滿一路即以南山策卜丹及北山各據抽調
之兵前往分勦至南山瑪爾迪克貢噶一帶山梁
綿亘東接本布爾桑岡迺連策卜丹北下鄂克什
舊寨仍令提督李煦同章京德保帶兵防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路項宗地勢固為險仄現在併力合
攻軍將益壯自足令賊膽落且聚有多兵更翻攻擊
賊愈難於支拒即於有間道分兵往襲正兵仍不虞
單弱若路項宗猝難攻破亦不妨留少兵牽綴賊勢

而以全力併擊兇烏溫福等其酌量情形相機辦理
十一月癸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近據溫福等奏現在合兵攻路頂宗
阿桂一路亦已佔據要隘山峯董天弼又進勦大板
昭是於小金川地方業經三面夾擊而汪騰龍等由
草布什咱攻吉地舒常等由綽斯甲布攻俄坡索諾
木必將助逆兵衆撤還自救西南兩路自當擣穴擒
渠但恐僧格桑竄入金川索諾木豈肯立時擒獻惟

頃急勦金川並縛兩酋方能通完此局至僧格桑及
索諾木兄弟就擒駢戮必當仿照前此辦理雜谷腦
改土流歸之法安營駐兵盡成內地庶為一勞永逸
之計此雖係善後事宜溫福等不可不預知此意但
須密為籌畫不可稍露端倪致番衆生心滋事

臣等謹按狼子野心情多叵測前此蒼旺誅滅
後於雜谷腦一帶改土歸流建官置戍俾近邊
番衆與內地無殊誠為一勞永逸今索諾木與

僧格桑背

恩拒命自取滅亡然使甫滅一土司旋立一土司閱時

既久難保不復萌故智

皇上先幾籌畫即以仿照辦理雜谷腦之法

密諭在事大臣為久遠教寧之計自是兩金川次第翦

除設鎮安屯悉符在券於是僭拉促浸之域盡

為內地所由苞蘖無滋邊隅綏靖者益不俟俾

巢之後而早定於

命將之時矣

乙未溫福豐昇額奏言路頂宗迤南大兵所據山脚之下有大溝一道此溝之源卽在南山山頂二十三日海蘭察先帶兵繞至溝源由林箐內潛行奪取賊卡額森特亦於是日黎明先撲路頂宗連奪碉座察看情形復由小路出其不意繞上山坡奪據碉卡與海蘭察兵會合其時哈圖興碩兵過溝攻取碉卡臣溫福豐昇額親督各隊將路頂宗

圍繞攻擊於四更時掃清賊寨及曉抵喀木色爾
是寨本為金川賊眾所居時賊眾已在路頂宗殲
戮無遺隨將此寨佔據此次攻破大小卡寨五十
餘座碉房三百餘間現在合兵前進一面迅掃兜
烏奏入

上諭內閣曰溫福等奏十月二十三日攻克路頂宗及
喀木色爾賊寨溫福豐昇額督率將士調度有方海
蘭察哈國興額森特及在事之將弁兵練等均各奮

勉出力著交部分別議叙其實在勇往超羣者不論滿洲綠營官兵以及土練人等並著溫福確查奏聞賞給巴圖魯號即綠營兵丁亦著破格查賞以示優異海蘭察著交兵部遇有蒙古都統缺出奏請補授所遺副都統員缺即著額森特補授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溫福等已攻得路頂宗及喀木色爾賊寨自可乘勢深入迅擣美諾諒僧格桑必竄匿金川希冀緩死索諾木向雖狼狽為姦究因僧

格桑有將境壤歸併賞管之語竭力抗拒乃係自圖
佔地非止袒護私親我兵攻勦嚴密自應即為擒獻
計圖解免溫福等惟當將僧格桑並伴送之人拘禁
解京或索諾木到營請降即遵前旨設法誘擒仍一
面嚴飭急攻掃蕩巢穴搜捕餘孽以期永靖邊徼溫
福阿桂等均當共知此意

戊戌阿桂奏言明亮進攻真登梅列所取在山石
硯其旁有小山一座上有石卡明亮於十月十八

日派兵於山溝左右潛伏復派官兵直攻小山石
卡各處賊衆分路來援我兵佯為撤退賊衆追至
山溝伏兵並起而撤退之兵復還奮擊殲賊衆
內大頭人二名其一為小金川噶拉依頭人愛石
忻臣查前敵兩峯相接之處地名翁古爾壟賊人
於此悉力拒守現今官兵畧為休息偵探道路情
形以期深入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明亮此次帶兵甚屬勇往計畫亦為

得當阿桂當傳諭令其益加努力以興勉副酬勛至
伊常阿由泥壘進兵何以尚無信息而阿桂在達烏
亦未見有寸進即以堅碣非可急取亦豈容過於遲
疑坐待現在溫福等已將抵明郭宗阿桂若能克
僧格宗則兩路夾擊可蕨小金川之局著傳諭阿桂
將現在進勦情形迅速覆奏

同日阿桂奏言甲爾木山梁不時雨雪氣候最寒
官兵應需皮棉衣服均經各省起解因雅州以南

夫役不敷運送留滯在途臣已屢次飛咨文綬速
派幹員沿途料理俾剋日到營以便散給

同日劉秉恬奏言綽斯甲布草布什咱兩路軍米
盡取資於章谷存貯之糧章谷之米必須自口內
多為運貯方足以供轉運今章谷米數尚無加增

請

勅令該督將各處米石上緊趕運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文綬向稱能事是以特為四川調總

督一切軍需糧務皆其專責原應及早設法趲運著
傳諭文綬卽嚴飭各運員將口內口外轉運糧石務
須上緊運赴章谷源源不斷並將官兵應需皮棉衣
服多撥人夫速為運送設此後再有稽誤惟該督是
問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四十一